

我在爱情中生长

丁玲晚年

三三三

我在爱情中生长



丁玲晚
作品

我在爱情中生长

——丁玲晚年作品选

丁 玲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63,6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ISBN 7—5407—0265—6

定价：1.80 元

I·216

目 录

火柴及其他·····	1
远方来信·····	10
陕北人·····	20
马迪尔旅社·····	23
我是在爱情中生长	
——给大连丁玲创作研究座谈会的一封信·····	26
一封未发出的信·····	28
为叶老赐《诗一首》写的附记	
——附：《诗一首》·····	31
代天骄·····	33
与日本朋友叙旧·····	44
林老留给我的印象·····	48
怀念仿吾同志	
——《成仿吾文集》代序·····	51
悼念伯钊同志·····	58
永远怀念他的为人	
——《冯乃超文集》代序·····	62
留下“三八”节的祝贺·····	66
祝小朋友新年快乐·····	69
感谢和祝贺	

——为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作·····	72
复华山同志	
——附：华山同志来信·····	74
家书四封·····	78
死之歌·····	86
早年生活二三事·····	99
他选中了一个很好的题目	
——序《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	108
序《当代文苑人物油画肖像集》·····	112
序《中国当代文学史渐编》·····	114
再版《小金马》序·····	116
致哈萨克族读者	
——序哈萨克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19
写在前边·····	121
为法文版《丁玲短篇小说选》写的前言·····	123
为英文版《丁玲短篇小说选》写的前言·····	125
五世同堂 团结兴旺	
——在《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上的讲话·····	127
回顾与追求·····	131
《延安文艺研究》发刊词·····	133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序·····	137
给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贺信·····	142
《中国》文学创刊号编者的话·····	143
编者的话·····	146
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去	
——同青年作家谈创作·····	148

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

——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集会上的讲话	161
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	
——谈民族传统、创作自由等	173
创作自由及其他	187
读生活这本大书	190
什么是文学	
——给孙犁同志的约稿信	203
关于通俗文学	205
漫谈恋爱	209
漫谈散文	214
漫谈《迷人的海》	218
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的通信	222
在“萧军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227
莎菲不会悄悄的死去	
——致电视剧《莎菲女士的日记》编导	230
朴实纯真 落落大方	
——谈电视剧《强盗的女儿》中刘青的表演	231
多么美好，中国的春天！	233
编后记	235

火柴及其他

——摘自《风雪人间》

悲 伤

一九五八年三月陈明去东北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地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充塞我这摇摇欲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呵！

清明节到了，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五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五年了。五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生前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的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

松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你是否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母亲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决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一九四七年在阜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一九五〇年准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到了一九五三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后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回到桑乾河，走访了好几个村庄。一九五四年我又去桑干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红楼梦》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

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有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错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小说，实在倦于这些无聊的和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得八万字，这时发生了所谓胡风案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接着便来势汹汹地展开了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日子里》八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里，至今两年多了，稿纸都焦黄了。我为这长篇所构思的人物档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园、山坡、河流等等的设计草图，连同一些读者来信，对一九五六年发表了的小说前八章（约四万字）的一些意见，都锁在一个小的铁皮箱里，我常把它们取出来反复翻阅。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我脑子里翱翔的人物，他们常常对我微笑，对我送来热烈的目光。“我们等着咧，怎么你还不把我完成？”这两年来，他们眼睛瞪着我，诧异我为什么不动笔。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呼唤是多么地缓解了我现在的愁怀。我要压制眼前的一切烦恼，打扫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们塑造。呵！亲爱的朋友呵！我知道，人民需要你们。你们一定要在人民中经历风险，在战斗中成长。现在人们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没有权力，也不忍心扼杀你们。我将怎样排除这挤压着我的

千斤重担，全身心地拥抱你们，把你们捧献给人民呢？寂寞、愁苦、耻辱，使我的心灵都萎缩了，一点生机，激情都窒息了，枯干了，失去了颜色。我将从何处再得到滋润，得到一丝阳光，一缕清新空气呢？现在只有你，《在严寒的日子里》还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可是，我将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征服我面临的灾难性的障碍呢。真是“泪眼观天，雨来天半”，万里长空只有蒙蒙的迷雾一片。

何去何从

邵荃麟同志，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如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象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同时，我想，我能不能在这热闹的城市，而又远离这里的一切，孤家寡

人，独自一个人关在房子里，致力于一本书的写作呢？自然，为了写作，一个时期摆脱一些杂务，是需要的。但现在是什么处境？是在什么条件下写作？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门，见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入、一切生活之间竖立了一堵高墙。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千夫所指，众口一词，这种处境，我怎么生存下去？怎么能有心情创作？！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境？！

另外，我们原来曾有过一个想望。在我的书桌上摆着当年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和从报纸上剪辑下来的文章资料。这些可爱的风光，和可爱的生活记录，都来自我们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里大树参天，丛林蔽日。在这深邃的绿色世界，这里，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阳光下，小鹿跳跃，溪水低吟，听婉啁鸟语，看松鼠跳跃，闻青草的芬芳，采艳丽的花朵，领略大自然的雄伟，萌发无穷的生命力。这些全是有关东北小兴安岭，伊春林城的报导。我真愿奔赴那云烟深处，洗涤我内心的烦忧。我愿意竭力描写山林里伐木人的豪情，那与天地共存、和日月争辉的新的浪漫豪迈的生活。陈明走后，我曾经把我这些期望向作家协会党组织反映，请求准许我离开这灰暗的环境去另辟一条道路，即使荆棘丛生，山石拦路，我决心要踩出一条小道，或者还会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应该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应该有所作为！但答复是我独自一个女人是不能去那个地方的。谢天谢地，人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说以我的年龄，我的身体，去那种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说，将再考虑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条路也摆在我面前。陈明已经顺利到达北大荒。他依然是那么乐观，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美丽，他总是有无穷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满了生气的宇宙展现在我面前。他把那些四月的飞雪描写成迷人的画图，把他们创建新生活的劳动，在冰天雪地里伐木，打井，化冰煮饭，平地盖房，写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广阔的草原，起伏的山峦是如此诱人。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开战，征服自然。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是真正的战士，能上能下，能与人民共患难、同安乐。他把周围那些人都写得真正可爱，对生活，对人，都是情意深长。我仅仅读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觉心怀开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说：“来吧，我认为你最好是来我这里。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他们都说要专为我们营造一间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将在你的笔下留下永久的芬芳。来吧！我们将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线那样坚毅果敢。你有力量对付一切暴雨严寒。这里可能也有某些阻碍，但我们一定能跨过去。这里比北京优越，在新的生活里，起码会比较容易忘却那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袭击。这里远离一些是非和勾心斗角。我在这里等着你。我们要在北大荒参加修建宏伟的殿堂。只有真正舍弃个人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劳动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犹疑了，到北大荒去，到陈明那里去。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总比一个人的要强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难会少些。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到建设

的最前线去。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把那些不值一顾的魔影全部清除扫光。

火 柴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一个卖火柴的姑娘》。在大雪严寒的夜里，在雪白寂静的街头，人们都围聚在温暖如春的家里过圣诞节。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卖不出去，又冷又饿。她蹲在街头墙角，划一根火柴来温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给了她热，也给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见了她想望已久的美丽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气，得到了安慰……

陈明来信告诉我，说王震同志到了他们那里，宝清县境的八五三农场，去他们那个队看望大家。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绝大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所谓“右派分子”，大约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是跟着党走，在党的哺育下长大的青年。这些人的年令大都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正在有为之年；如今却背着黑锅，远涉边疆，在体力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思想。很多人都是强忍悲痛抛妻别子，还要用种种设想，种种方法，说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这种处理，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停发原工资，而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一律

只拿二十五元、二十八元或三十元。不过人民政府有一条补充规定，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确有困难，对原来靠其赡养的直系亲属，每月可以按人补足八元钱的生活费。这些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自然不能没有区别，从内心来说，就更难知深浅了。大家临时凑在一起，谁对谁在短时期内还能作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励；但是否真正能披心沥胆，以诚相见，在风暴之后，恐怕谁都会心有余悸，一切以少说为佳。但有一点，他们绝大部分都积极劳动，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给农场负责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陈明也许是其中比较单纯的一个。他每封来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样从事新的艰苦劳动和严格的纪律生活。他根本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无限的乐趣。我很了解，他能这样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他还告诉我一件令我同样兴奋的事。他说王震同志冒着春寒到他们那个队，他们还住在临时搭起的马架子里。王震同志对他们大家说：“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错了就改，改好了就好了。”“一个人有时右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右了还能左的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建点取个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这一席话正是寒夜里的火柴，给冰雪天地里的人们以温暖，给人们以光明，让人从一点微微的温暖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炽热的感情；从微弱的一线光亮中，看到了伟大的母亲，看到了党；从点滴的希望中，就能积蓄起坚定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志呵，这火柴是你划亮的；你这一席话，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许说过就忘了。你没有在意。可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处境中，你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万斤重啊，是你的真诚代表了党呀。人们都为此整夜不能阖眼。一群踟蹰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灵魂，就因你这席话，你点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奋起生命的双翅，在暴风雪中翱翔，冲破层层黑云，沐浴在自由的蓝天之上。呵！一根划亮了的火柴。

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描述了这一次的会见，而且王震同志向他问起了我。陈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志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经感到你的温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一九八一年写

（原载一九八五年第六期
《文学月报》）

远 方 来 信

——摘自《风雪人间》

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个的灰濛濛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阔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有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一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隔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一群天真朴实的姑娘。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

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临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